農業經濟會議

94

台灣省政府農業經濟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月

晨報副鐫

94

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復制中心

十二年一月

晨報副鐫

北京晨報社發行

晨報副鐫

一九二三年第一號

特載

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

△國會議員聽者
△地方當局聽者
△全國國民聽者

張耀翔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為北京高等師範第十四週年成立紀念日。各部各學系照例陳列成績，任人觀覽。新近創辦之心理室，亦於是日大開門戶。除將年來研究所得之心理測驗方法百餘種陳列并實演外，又製就一種「民意測驗」。意在利用此種觀衆，與此種時機，窺探吾民真正輿論之所在。法為一油印問卷，內含問題八條：關於最近國家大事者三條，關於地方內政者二條，關於社會心理者二條，關於風俗改良者一條。題詞皆極簡單；每問答復，二五字足矣。答台設在心理室門外；有教育研究科學員十數人作招待，分發問卷。台上備有水筆鉛筆多隻；又有紙匣一只，作臨時票櫃。先是門外招待員發給每觀人（黃式太太及兒童除外）問卷一紙，要求當時在答台上答復。不記姓名。答時未許旁人窺視。答畢親自或招待員代為投入票櫃內，然後入覽。櫃內之票，未許取出翻閱。直在使答者有充分自由發表之機會也。自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半，來參觀者，聯絡不絕。同時答者平均十人以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是日共收九百三十一票，間或有未答全題者。問卷內容如下：

〔民意測驗〕敬請答復

1 你贊成女子參政嗎？
2 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
3 你最喜歡讀的中國舊小說是那一本？
4 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那一個？
5 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嗎？
6 中國有許多不良的風俗和習慣，你覺得那一種應當先改良？
7 北京地方上急當設立的是甚麼？
8 北京地方上急當取締的是甚麼？

請把你的年齡和性別（男或女）註上至要。

此種測驗之價值，純以被試之資格與人數為定。是日被試是有下列兩種資格：

(1)曾屬知識階級。彼等若非對於教育有研究，有興趣，必不肯結隊來此參觀，必不能領看本校散出之入場券，亦必不願專前來此討索此種憑券。

(2)曾屬超然派。敢客黨人調查者，絕無僅有。彼等自無暇及此。

除此，尚有下列兩種補稱資格：

(1)未受運動而來。選舉最忌運動，本測驗內容，事前嚴守秘密，至紀念前一日，始付油印；印刷人又為本校講義室職員；外間既未預聞，何從運動？

(2)無一人多投之弊。招待員散發問卷，極其慎重，每人一張，當場填寫。固非若以報紙作選舉票之可任人購買也。（北京某日報與上海某英文報曾用此法，故云。）

又是日被試人數，將近一千。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是亦可見千人合作之勢力矣。孔子曰：「衆惡之，必察；衆好之，必察。」「千人不可謂為非衆。若律以『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之義，則不能察之而已。

問卷及統計之人，為本校教育研究科第三班，女高師家事科，英語部，教育哲學系，國文歷史系，五班學員；復邀記者雅祭，無訛。

今將各問答案分類統計如下：

第一問　你贊成女子參政嗎？

贊成：——

男	524
女	51
未註明男女者	211
	786

不贊成：——

男	95
女	7
未註明男女者	25
	127

贊成與不贊成合共九百二十三票：贊成票數佔百分之八十五。贊成與不贊成之比例為十六與三。

此外尚有條件的贊成：例如「贊成品學都好的女子參政」，「贊成有知識的參政」；及贊成原理而不贊成即刻實行者：例如「贊成，但是程度太低，」「女子尚無參政之資格，俟有真正學識，方可論之。」如此八票。

第二問　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

結果以孫文得票最多，有三百二十七，佔全體合格票數百分之五十六；黎元洪次之，有一百二十二，僅及孫之三分之一有奇。茲將各人票數分別列表如下：

☆孫文	327
黎元洪	122
☆蔡元培	29
段祺瑞	17
吳佩孚	15
☆顧維鈞	10
曹錕	8
馮玉祥	7
☆陳獨秀	5
☆顏惠慶	4
閻錫山	4
☆王寵惠	4
☆梁啓超	3
陳炯明	3
張謇	3
☆胡適	3
☆谷鍾秀	2
☆唐紹儀	2
☆庭有為	1
☆嚴修	1
☆徐世昌	1
☆汪兆銘	1
☆范源濂	1
張作霖	1
徐樹錚	1
張勳	1
唐繼堯	1
☆李石曾	1
	578

有☆記號者，代表文人；無者，代表武人。計文人共得票三百九十八，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八有奇，是三分之二之選舉人贊成文人作總統也。

被舉二十八人其籍，不限於數省，亦無偏重南方之勢；但以生於珠江流域者居多數。

善用選舉權者，必不投票於太無希望之人，例如所得不到十票者。准此，則五百七十八人中，有五十八人不善用選舉權。」

親被舉之人數，可知選舉人之程度。使被舉不出三五人，選舉人之程度斯高矣。

善用選舉權者，必於最有希望之三五人中，舉其政見與吾較合者，以抵制其他逐鹿之人；但不能抵制得票過半數者。

除以上之二十八人外，尚有若干名，聲望太小：例如郭伯口，郝左口，侯致口，『選我一個學生名孫鵬口』之類，共佔十六票，疑選舉人無誠意，故未置於前列。

姓名不明瞭者，四票。例如：『蔡』，『熊太太』。

不著姓名，但書一種資格者，二十九票。例如：

平民中人格高尚者　好人
真世凱一樣的人　熱心民事者
有着實能力的　對於民國有一定政策之人
超然派的人　女子
學界人　沒有私心的人
未填者，答『沒有』，『任意』，或『尚未決定』者，共一百四十票。放棄責任如此！

答『舉我』，『我自己』或『滿家』者，二十一票。自負可謂不凡！

答『取消』，『不舉』及『不主張總統制』者，十票。言論可謂自由！

答帶滑稽者，則有梅蘭芳六票。

答帶譏諷者，則有『老百姓』，『一個老農』，『做工的』，『現在學生中之一人』，『我的老差役』五票。

答帶悲憤者，則有『鐵手共選』，『誰也不配做大總統』，『沒姓』，『一個都不佩服』，『醫！醫的那個人！』五票。

答帶謾罵者，則有『舉飯桶』，『狗』兩票。

答非所問者，十二票。例如：『不就』，『誰』，『真理』，『我愛』。自『姓名不明瞭者』以下，皆作廢票，計二百三十四。（未完）

小說

年的歷史

丹麥　安特生　著
王星漢譯

這正是在去年正月裡；下了很可怕的大雪，雪花飄揚着經過街巷像旋風一般的亂滾，窗上的玻璃已經封閉了，屋頂上已積成了堆。人們揭開有出門的，都是趕緊的走過，好像有人正在追趕他似的，走的快了，彼此相撞，鬧得碰着了膀臂，這時總是彼此互相緊緊地把住，不然要再走下去，恐怕留不住脚跌倒了。馬和車都裝備得甚嚴密，車夫們都緊緊地靠着車站着，以避去迎面吹來的風。徒行的人半半依傍着車的避風，車慢慢地從這深雪裡轉動；後來風雪終於靜止了，這時候在人家的房子的前面掃出一條小羊的道徑，人們有出來相碰着的時候，都是死挺挺地站住，無論那一方也不肯自己走到旁邊的雪裡去，讓傍人過去，他們靜靜地帖着，臉對着臉，但到最後終於默默地到了一個互讓的地步，彼此各犧牲上一隻脚，放到雪堆裡。

趕要到傍晚的時候，風雪全都止息了；天空看着好像是洗刷了一遍，並且彷彿是更高，更透明了，星們可以說好像從新另製的，他們是這樣的煥映閃耀呵！還有些個放射出那樣可愛的碧淨的光來。風仍然是很尖利的，尖利得很厲害，以至於使雪堆上最上一層雪片，凍得十分堅硬。現在到了早晨的最早的時候了，灰色的小麻雀們都出來了；他們跳起跳落地在那些雪已經剷去了的地方，但是那裡非找不出些什麼多些的東西吃，這些可憐的小東西，有一半的餓一半的凍了。

『喂』，一個說，『這就是人類所稱謂「新年」的那個嗎！怎麼比「舊年」更壞，我覺得很不滿意！并且亦不怎麼新奇！我們正該好好地把「舊年」還保存住！』

『是呀，並且世界上的一切都弃走着未造成這樣的一個喧囂，拿來讀物新年，』一隻頑强而且受凍傷的小麻雀這樣說。『他們是非常的像瘋了似的快活，因爲舊年去了，并且完成了；可是我亦快活，因爲我希望我們將要得着些和暖的日子，但是他的結果并不如此，——往往冷的比以前更厲害。人們一定是他們的算盤上擬算錯了。』

『那是實在的，——所以他們有』——第三隻接着說，他是一隻老的麻雀，有一朵銀灰色毫毛在頭頂上，『他們有一種東西叫做什麼歷書，——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編創出來的，——他們要想叫神仙事情都往前繼續着，像往前走那樣；但是趕到後來，他們並不能成功。等到「春」來了的時候，那才真是這一年之始啦！那是自然的程序，我總是拿這個方法來計算的。』

『但是春「什麼時候才來呢？」別些小麻雀都問道。

『鵲來的時候「春」就來了；但是他是不大肯守時候的，並且在這城市裡沒有人曉得關於這類的事情，——在鄉裡的人總好一點。假如我們要是飛到那裡等着，我們在那裡離春比較在這裡更靠近一點。』

『你們替自己打算的是很好了』，另外一個麻雀這樣的說，他好久沒有說什麼又以理解的話，只是吱吱地直叫。『但是在我呢，我覺得在城市裡，住着有許多方便，那若是在鄉裡呢？恐怕就要不覺有些缺陷了。住在比人們家裏住的還高的房子裡。他們都是很有智識的，在墻那邊給我裝就三四個小花窟，留着大的口兒，往裡的，和往外的，還有在底下留着一個孔。儘夠我飛進和飛出的；我同我的侶伴就在這裡安了巢，自從這時候我們這一羣小的東西纔初次的產出來。人們所以這樣的安排，自然是因爲他們喜歡看我們，不然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他們各地方撒揚麵包的渣滓，——這都是因爲他們自己的娛樂，——這就是我們得東西吃的一個道理；因此我們便被供養了。所以我很自信我定要留在這裡，我的伴侶亦要留在這裡，雖然我們覺有有些不滿意的——不錯，我們定要留在這裡。』

『我們要飛到鄉間裡下去，看看「春」來了沒有。』於是他們便飛去了。

在鄉間這時正在冬的冬盛時代；風霜比在城市裡更尖利些；吹面如剪的凜冽的寒風，從雪田上無情的吹過。農夫坐在他的雪車裡，穿着很厚的羊毛織的衣服，把鞭子放在膝上，用他的兩臂打他自己好像要得着生什麼氣在兩臂裡邊似的，這時候雪在他的車脚下吱吱作爆裂的聲，馬噓出來騰騰的熱氣，的這羣半凍的麻雀，在這雪車過去輒的地方，跳來跳去，『唉！春永遠不來了嗎？我們等的這許久了。』

『這許久！』這幾個字很迅的經過田地從那最高的雪堆吹過來。或者這是「回聲」他重說這幾個字，或者也許是這是這位古怪的老人，宣傳風和季候的，坐在那個最高的糧堆上的。他全然是個白的，像一個農人穿着他那粗的羊毛外套一樣；他有長的白的鬚髮，鬍鬚，大的明亮的眼睛放出奕奕的光在他那灰白的臉上。（未完）

劇本

少年同盟

（伊卜生名著）
巫啓瑞譯

劇中人物

張必連伯拉斯博（Chamberlain Bratsberg），鐵器廠的主人。

爾立克伯拉斯博（Erik Bratsberg），他的兒子，一個商人。

多拉（Thora），他的女兒。

色而馬（Selma），爾立克的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非波(Fieldbo)醫士，張必遜廠裡的醫生。
斯太戈耳(Stensgard)，律師。
孟孟生(Mons Monsen)，斯冬里人。
巴先孟生(Bastian Monsen)，他的兒子。
拉拿(Ragna)，他的女兒。
黑列(Helle)，神學者，在斯冬里教書。
林戈(Ringdal)，鐵器廠的經理。
安得闌特(Anders Lundestrøl)，地主。
登尼爾愛管(Daniel Heire)。
闌陀孟(Rundholmen)夫人，一個屯積商象收稅人的寡婦。
亞斯拉森(Aslaksen)，印刷者。
一個一張必遜家的女僕。
一個僕人。(侍者或走堂的)
闌陀孟夫人的一個女僕。(女侍者)
市民，張必遜及別家的客人。

地點在鐵器廠鄰近，距那威南部一個市鎮不遠。

第一幕

佈景

五月十七日(按即那威宣告獨立之日)。張必遜家的花園裡舉行慶祝筵宴。園後有音樂和跳舞。樹上盛裝各色電光。中間，稍靠後，有一講台。右方，一條路通茶莊；莊之前方，擺着一張桌及長凳若干。左方前部，復設一桌，飾以花，圍以長椅。

(一羣人。闌特鈕釦上佩着幹事員徽章，立在講座上面。林戈亦佩着幹事員徽章，立在左方桌傍。)

闌特：朋友們，兄弟們，我此刻奉命祝頌我們的自由幸福！我們既從我們祖先手裡享受這個自由，我們爲我們自己爲我們子孫的幸福計，便應當永遠保持他！三呼自由萬歲！三呼五月十七萬歲！

羣衆：萬歲！萬歲！萬歲！

林戈：(當闌特由講台走下的時候)再歡呼闌特老人萬歲！

一部分人：(作嘘聲)嘘！嘘！

許多聲音：(壓倒別一部分人)闌特幸福無量！闌特老人萬歲！萬歲！

(人們漸散去。孟生，他的兒子巴先，斯太戈耳，和亞斯拉森從人羣中衝出。)

孟生：照我看，他已屆休老的時候了。

亞斯拉森：他還正在談論地方的情形呢！呵呵！

孟生：我所記得的他的演說辭年年都是一樣的。到這邊來吧。

斯太戈耳：不，不要向那邊走，孟生君。我們竟將你的女兒完全丟在後頭了。

孟生：啊，拉拿會尋着我們的。

巴先：她是安適的；黑列伴她在一塊。

斯太戈耳：黑列？

孟生：是的，黑列。但(以肘輕觸斯太戈耳)你要我和其餘的人來到這裡。走上來！在這裡我們可以避開那一羣人，從容討論——(同時便坐在左方的桌旁。)

林戈：(走近)請原諒，孟生君——這張桌是留爲——

斯太戈耳：留爲？留給誰呢？

林戈：留給張必遜的賊友們的。

斯太戈耳：啊，張必遜的賊友是什麼東西！一個都沒有在這裡。

林戈：不，我們却刻刻盼望他們到。

斯太戈耳：那末讓他們另找座位好了。(取椅坐下。)

闌特：(把他的手放在椅上。)那張桌留作別用的，請不要再搗亂。

孟生：(起立)來，斯太戈耳君；那邊有許多一樣好的座位。(走過右邊。)糟糕！哈，竟沒有一個邊差。那些幹事員早該注意到這層。啊，亞斯拉森，你進去替我們拿四瓶香檳酒。還須好的；告訴他們記孟生的賬！(亞斯拉森走進天蓬；其餘三人各自坐下。)

闌特：(輕輕地走近他們，向斯太戈耳說。)請你不要見怪——

孟生：見怪！一點沒有的。

闌特：(仍向着斯太戈耳。)這並非我的意思；乃是由那些幹事員決定的——

孟生：當然的。幹事先生的命令，我們不能不服從的。

闌特：(如前。)你要明白，我們站的這地方是敝必遜私人的花園呀。今晚蒙他盛情肯開放他的花園讓我們賞樂，所以我們當想——

斯太戈耳：我們在這裡極其舒暢的，闌特君——只要人們肯讓我們得個自在——我是指那一羣人說。

闌特：(泰然。)好極；就這樣好了。(向後面走。)

亞斯拉森：(從天蓬那邊走進。)走堂的就送酒來。(坐下。)

孟生：那些幹事員都單特別留着那一桌！這這是在我們全體有分的獨立紀念日！由此你可以得到處世的一個模樣了。

斯太戈耳：但是你如何能忍受呢，好朋友？

孟生：這是一時代的人情風俗。

亞斯拉森：你還是初來城裡呢，斯太戈耳君。假使你略略明白地方的情形——！

走堂的：(携香檳酒)是你要的嗎——？

亞斯拉森：是的；把瓶打開。

走堂的：(傾酒)記你的賬，孟生君？

孟生：全記我的；不要怕。(走堂的退出。)

孟生：(和斯太戈耳對飲，杯玎璫作聲。)這算我們富中的一個歡迎會，斯太戈耳君！我得與先生相識，眞是一大快事；而且今天高軒枉顧實在是我們全縣的光榮。先生的丰采以前雖不曾瞻仰過，然屢次在報紙上拜讀議論，大名久已深印腦府，並且知道先生擅長口才，而尤熟識爲多數人謀幸福。我很希望先生用懇摯的態度觀察——哼姆，觀察——

亞斯拉森：地方的情形。

孟生：啊，是的；地方的情形。我今且喝一杯爲先生壽。(他們各自飲酒。)

斯太戈耳：我不做則已，要做，沒有不拿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去做的。

孟生：好極！聽呀，聽呀！我們再喝一杯祝賀那個誓詞。

斯太戈耳：不必；我已經——

孟生：啊，胡說！再喝一杯——確說那個誓詞！

(杯玎璫作聲，他們各自飲酒，他們喝完一杯，巴先便又酌滿一杯。)

(未完)

專件

人藝社徵募

歌劇劇本的公告

我們想製造一種和近代文明各國『阿伯拉』(Opera)相當的中國歌劇，已經有大體的計畫了。現在第一步先行徵募劇本；所要的劇本是什麼樣子？要備具些什麼條件？這裡特地公表出來，給高興應募的朋友看看。

(一)作劇底材料，以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或有名的事蹟爲最好。情節要動人不待言；而且還要注意到服裝和佈景，務必使他複雜奇麗能够和歌舞的美相配相稱。神怪的材料也可以用；但只要寄託理想或者寓意諷刺的，不要傳播宗教和引起迷信的。

(二)作劇底主旨，要拿新思想去運用舊材料，不要呆呆板板描寫陳舊的偶像。關於這一點有

(Bryce)——Public Opinion (Waloer Lippmann)—— Droit Constitutionel (Esmin—Nezera) —— International Law (Oppenheim—Roxbough)

總發行所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研究世界語者之良導師▼

一個限制，就是：無論寫某例某代的材料，除開思想方面可由著者自由運用外；一切風俗，制度，大事……都要和該時代相關合，不至於失却時代的色彩；牆神怪劇不在此例。

(三)劇本底體裁，取『分幕制』，絕對廢止舊戲『上場門出下場門入』以及『戲場圓場』等等不合理的辦法。

(四)幕數，分『獨幕』，『多幕』兩種。獨幕劇以一小時至一小時半演唱完爲率。多幕以三小時至四小時演唱完爲率。少則三幕，多則五幕；注意每幕的佈景，不要重複。十幕以上分成幾天演的也可以；但須計算每一幕至少要可以演唱三刻鐘；佈景仍要少重複纔好；但不是絕對不許重複。

(五)劇本底形式，照通行新劇底例，每一幕底前頭，標明朝代，地點，時間；和登場人物底年齡，相貌，性格，身分，服裝；以及劇中人相互的關係。對於佈景，要詳細說明；確定其在舞台上的方向部位，能夠附一個圖更好。

(六)劇中底詞——無論『唱詞』，『白詞』全要用白話。有不得已要用成語和典故的時候，必須注意避免隱晦模糊一切費解的毛病。

(七)劇中底角色，務必分配得調和適當。有一個角色上場，必要有一個角色陪作用；無作用的角色——例如舊戲裡站在一旁不說不話的鴉鬟，院子，以及無情無理節外生枝的跑龍套，打英雄……等等，一概不要加入劇內。角色雖然不能無比較重輕之差，但主角底演唱，也不可過於繁重，致使精力不能勝任。更不可使一個主角每幕接連上場，以至於無休息，換裝，改容，等等之餘裕。

(八)腔調，除北方現行的高腔和梆子腔不要，以外無論崑腔皮黃乃至於各種悅耳動人不涉淫浪的雜調，都可以用。或者每劇每幕用一種腔調，或者兼用兩種以上的腔調，都由著者自由斟酌，務要使用適當，不要過於單調，或者過於複雜，致使觀者聽得厭倦。

(九)唱詞，無論用何種腔調，句法總以長短參差能夠適宜適情爲主；不但不要舊式皮黃七字十字的死句法；就是連按雜調底詞句，也可以任意長短，不必受舊譜舊曲牌底限制。韻脚以唱來能和音樂調譜爲度，不必受『詩韵』，『詞韵』拘束。

(一〇)白詞，完全要極普通極圓熟的口語，以能表現劇中人底個性爲主；不要不像人話的『中州韵念白』，以及偏於方隅的『蘇白』，『粵頭』，『吳頭』……種種不合情理的濫套子都不要；更不要自背履歷的『上場白』，以及『引子』，『上場詩下場詩』等等。一個人自言自語的『獨白』，非萬不得已的時候不用；『背供』是絕對不要用的。

(一一)編劇底報酬；獨幕劇一本，二十圓至一百圓；多幕劇一本，五十圓至五百圓：由本社審定後，再確定相當的數目。受了酬的劇本，其著作權和發行權，完全歸本社所有。

(一二)審定劇本底期間，從本社收到劇本之日起，一個月內決定去取。不取的原稿寄還；取定的由本刊兩知著者定日接洽。

(一三)收稿處，在北京宣外大街一八一號蒲寓。

十一，十二，二十九，于水

來函

平大心潮社來函

編刊主筆：請博告柏生先生：

平大心潮社宣言，登不登由貴館，既登出之後，爲什麼柏生君竟在宣言後附註？柏生君那種言論，附在心潮宣言後，是什麼用意？批評麼？恥笑麼？恥想麼？取名字是人家的自由，信不信在爭隱主，如柏生先生說：「穀香村」「稻香春」「……」，是因有「稻香村」出名故，剪刀店的「汪麻子」亦然。說爭是時時刻刻，彼此免不了的，既然有了「稻香村」，爲什麼人家用不得「稻香春」……？至於到底那者好，則又是另一事了！北大有個「新潮社」，爲什麼平大有個「心潮社」，就是仿「稻香村」和「稻香春」「穀香村」……呢？如果有眞正的信仰，則無論如何的競爭，也不得受影響的！何況我們的「心潮社」之創立，並非故意要和「新潮社」對立呢？柏生君：你也太神經過敏了罷！

一九二二，十二，二十八號於平民大學。

請登重來得人負責的言論，把本信登在貴副刊上。

晨光　第一卷第三號

中國文學的批評方法　王統照
聯邦與割據　高一涵
社會改良主義者之悲哀　李奉濤
中國農民生活的變遷及將來的影響　高文伯
女子參政運動(續)　汪清瀚

詩

雪夜雜詩五首(劍禪)　回憶(劍禪)　雪後的公園　我女士)京漢火車中作(我女士)　用時代　機戰　遊園　有序(隋園生)　小詩六首　荷花缸裡　佛山道　序(隋園生)　伯恩斯基情詩之一(少談)　恩斯記妻英恩之一節，功德的勝利，(少談)　(劍禪譯)

譯而不有的「有」元論　羅承烈
印度過去及其現在　吳家鎮
唐風集研究　伍劍禪

書報批評

新俄國游記　劍三
文學概論？　劍三

葛來則兒考恰電　王統照譯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由來　丘成
語老莊哲學的思想　管威章

價目　每本二角五分　郵費酌加
總發行所　北京中國大學晨光雜誌社
分發行所　北京南池子新知書社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平民教育　第五十六期目錄

國我進步依賴英格蘭之條件　何炳棣
社會學與之地位　袁晴暄
英國教育之研究　甘南引
國語科書審查　張席禮
教育統計學　張儒
教育問題　周鯛陽
附通訊錄

兒童報

北京教育界的週刊專爲兒童生活的常識，文藝上的趣味。

▲分供養成兒童文活的常識，文藝上的趣味。
▲童話，謎語，小說，故事，新詩，歌謠，戲劇，笑話，和「新聞」「兒究」等，謎語，等。
▲是小學生的好朋友，良導師。
▲每星期出版一次。
▲張一定價銅元二枚。
▲預定一年一元二角五分，半年一元，外埠加郵費每月五分，外埠加郵費三分。
▲全年五角，外埠加郵費三角。
▲專代洋九五扣，北京扣八角，半年扣四角，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代理處北京什刹海十八號。

審判心理學大意

倚志學會叢書

一冊六角五分

德國 K. marbe 著　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的心理學與心理學之範圍
及內容　其範圍廣而
審判心理學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　陳大齊譯

晨報副鐫

一九二三年第二號

特載

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

△國會議員聽者
△地方當局聽者
△全國國民聽者

張耀翔

第三問　你最喜歡讀的中國舊小說是那一本？

結果以紅樓夢為最多，有四百十九票，佔全體合格答數百分之五十一；水滸次之，有一百五十三票。茲將各種小說票數分別列表如下：

紅樓夢	419
水滸	153
三國	114
西遊	42
東周列國	21
聊齋	21
封神榜	8
金瓶梅	7
今古奇觀	3
花月痕	1
太平廣記	1
紅梅記	1
儒林外史	1
七俠五義	1
濟公傳	1
白蛇傳	1
杏花天	1
	819

廢票五十六張

有答稗史說者，例如：玉梨魂，九尾龜，老殘遊記，計十六票。

有謂將經史作為小說者，例如：左傳，四書五經，綱鑑，計五票。

有只提出小說某種體裁或篇幅者，例如：『社會小說』，『偵探小說』，『俠義小說』，『冒險小說』，計八票。

有只提出小說某種性質者，例如：『白話小說』，『短篇小說』，計三票。

謂將研究學術之雜誌作為小說者，則有『婦女雜誌』一票。

聲明不喜歡小說者，十九票。

不答，例如『有益的書』，『我個人事畧』，四票。

第四問　當今活着的中國人，你最佩服那一個？

結果以孫文得票最多。有一百五十八，佔全體合格票數百分之二十七；吳佩孚次之，有六十。茲將各人票數分別列表如下：

孫文	158
吳佩孚	60
馬君武	43
梁啓超	40
黎元洪	40
胡適	37
顧維鈞	26
段祺瑞	19
陳獨秀	13
章太炎	12
范源濂	10
張謇	10
李烈鈞	7
汪兆銘	7
徐樹錚	6
康有爲	5
王寵惠	5
梁漱溟	3
閻錫山	3
王正廷	3
馬君武	3
嚴修	3
顏惠慶	3
李石曾	2
湯爾和	2
江亢虎	2
陳寶泉	2
李大釗	1
董康	1
張敬堯	1
張勳	1
張作霖	1
湯薌銘	1
王世珍	1
王景春	1
陳炯明	1
蔡孑民	1
高恩洪	1
余日章	1
羅鍾冰	1
梅蘭芳	1
	585

記者亦得四票，程度英女士得二票，憚不敢受。

被舉共四十二人，其中文人佔二十九。文人中尤以教育家為最多，政治家次之。

廢票一百七十九張

資望太淺者，例如：章完白，唐化白，十二票。

姓名不明者，例如：『老梅』，『歐陽竟無居士』，五票。

不著姓名，但書一種資格者，例如：『愛國的人們』，『國廢第二』，五票。

不著姓名，但書一種階級者，例如：『讀書人』，『女子』，『勞動者』，『平民』，十票。

答『我自己』者，三十五票，幾乎自己做總統者多十四票，即多三分之二。是若輩以總統羅傲，而最可佩服之人易敎理之抑不屑以將來總統自命，而獨美慕為國中最可佩服之人？

答自己親友者，例如：『母親』，『我的妻子』，『我的一個不滿四歲的小姪』，六票。

答『沒有』或『無一個夠佩服』者，九十五票，佔全體票數百分之十二，即每八人中有一人作如是答，可勝浩嘆！由此發生兩種感想：

(1)國中實無一出類拔粹之人，足使彼等崇拜。彼等非不知有所謂『偉人』，『名流』者，但終覺與自己相去有限，不足道也。使所問非中國人，乃美國人，吾料大多數答『沒有』者，將大書『愛迪生』，或『威爾遜』也；無他，愛國生平之功業，超乎羣衆皆遠，在羣衆腦中之印像甚深也。或所問為德國人，將大書『愛斯坦』或『威廉第二』也。理由同上。何至思索良久，竟不能喚起一人？

(2)國民對於他人之信仰心，極其薄弱也。佩服云者，比較之詞也。國中雖無如吾理想之人，豈無較勝於我者？任何人皆不信仰，是自絕於社會也。答『沒有』等於答『我自己』，同犯自信太過，信仰人太不及之病。

泛答則有『烏有先生』，『失意的英雄』，『共和』，『聾子』，『伍廷芳』，『不佩服吳佩孚』等十一票。

（未完）

詩

聖誕節夜

尹默

高寒無雲的晴空，新月落了，只剩下閃閃的星們。

暖暖騰騰的火爐傍，圍繞圓桌坐着，一羣享受了聖誕節蜜的人們。

一切布置，一切裝束，都淋淋漓漓化在這甜蜜的裡面了，

歡樂的海浪中，星們的眼光分外發神明亮啊。

劇評

觀北京大學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

愛羅先珂

在中國沒有好戲劇。所謂中國的舊戲，也不過是闇嚕嚕的酒館能了。沒有戲劇的國度，是怎樣寂寞的國度呵，我到了中國，最强烈的感到的，便是這一節。在先回到俄國去，這回又要回到俄國去，從實說來，就因爲要聽好的戲劇和好的音樂的緣故。在中國還有一樣可歎的，是女人不能和男人一同來演劇。在文明各國中，女人不和男人一同演劇的是，雖然可羞，雖然可慘，只有中國了。這種異樣的習慣，先前是彷彿什麼國度裡都曾有過的，然而在現在，却破除了這野蠻的習慣，無論那一國，男人和女人，也如親密的携着手去上學校一樣，一同撰述雜誌一樣，一同議論政治和社會問題一樣，一同扮演戲劇，是當然的事了。只有中國，雖然可羞，雖然可慘，却還以爲是不道德的事。當大衆之前，明明買着三四個姨太太，並不覺得不道德，而於男人和女人一同盡力於藝術的事倒說是不道德，這國度，是怎樣黑暗的國度呵。我一想到這些事，我就悲傷起來了。在心和腦裡，都已經受不下新的眞理去，而長破於舊道德中的年老的人們，即使最愚劣的習慣也還是要遵循，這結局固然是沒有法子想，然而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年青的男人和女人，又何以竟不反抗那朽爛的已爲全世界所棄的習慣的呢？景仰眞理而心地溫順的年青的男女學生們，又何以並不一同研究戲劇，在沒有好戲劇的中國裡，建設起眞的戲劇來的呢？中國的年青的男女學生們，難道並沒有這元氣，來棄掉這於理智和感情全都相反的腐爛了的習慣麼？中國的年青的男女學生們，難道並沒有這力量，敢將唾沫吐在那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裡，弄髒了戲劇的藝術的老年和少年們的臉上，而自定正當的道路麼？對於並沒有這一點元氣的年青的男女學生們，我還稱之爲可憐，稱之爲近於白痴呢，還是說他是生長在不健全的舊道德裡，退化了的父母所生的，在年青時候，已經墮落，無論於眞理，於虛僞，兩無所的退化的孩子呢？然而無論怎麼說，遇見這年青的孱弱的男女學生們，我就覺得寂寞，覺得悲傷。倘使這大學和專門學校的男女學生們，對於這一點簡單的早爲全世界所排斥的事，也竟奈何不得，則對於現在全世界正在激烈爭鬥着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上，那里會給與一點激來的影響呢？唉唉，黑暗的國度！唉唉，較之黑暗的現在，未來還要黑暗的國度呵！

二

北京大學的演劇，我是大抵去看的，近時在紀念日這一天，也曾經去看了「黑暗之力」。但是雖然時常去，而對於大學生諸君的戲劇，却沒有一回覺得好。去看演劇的時候，我無論那一回總寂寞得沒有法了。大學生諸君在舞台上，似乎高興，然而到從戲劇歸來的時候，却無論那一回總寂寞得沒有法了。大學生諸君在舞台上，似乎并不想表現出Drama中的人物來，反而賴躬盡瘁的，只是竭力的在那里學優伶的模樣。大學生諸君似乎以爲只要在舞台上，見得像優伶，動得像優伶，用了優伶似的聲音，來講優伶似的話，這便是眞的藝術的理想。然而我想，倘將模仿優伶，當作眞藝術的目的，那可是太不能理解藝術了。學優伶的樣，並不是眞藝術的目的，却只能說是猴子的本領。眞的藝術的目的，是在人，並非用了優伶似的，卻用了人似的動作和感情，也並非用了優伶似的聲音，却用人似的聲音來說話，而表現出人似的人來。所以大學生諸君對於出場的人物，只要一上舞台，就當作自己做去，愈是如此，在看客便愈加見得是一個好演員。而這一點，大學生諸君似乎不知道；他們似乎忘却了自己是最最人似的人，而反以爲在什麼地方（在拙劣的戲園裡）見過的優伶是最近於人了。惟其如此，所以他們的笑聲，哭聲，怒的心緒，喜的心緒，全都不自然，較之藝術的心情，却更多的給人以沈重的壓迫精神的印象。扮女人的學生尤其甚。無論是誰，來學女人，固然都不外乎猴子學人樣，然而大學生諸君却又並非單是學女人，還在學那什麼地方（在拙劣的戲園裡）見過的扮女人的旦角，這可眞是當不住，決不能坦然的聽下去的了。還有一件事，就是大學生諸君彷彿又不知道有各種方法，可以便不好的戲劇，見出好來。劇場的裝飾和光綫之類且不題，其中最要緊的是要使戲劇有戲劇似的情緒。而對於這一節，大學生諸君也彷彿毫不留心似的。如近時在大學紀念日所做的那模樣，雖然使人起些出賣菜蔬魚肉的市場，大而暗闇的飯店和運動會，夜市之類的感覺，却並沒有劇場似的感覺。大學生諸君也許說，中國的劇場是向來這樣的。這大約是的罷，中國的劇場說不定也會像妓院。但是將西洋的「黑暗之力」之類的Drama在出賣菜蔬魚肉的市場上扮演，在誰也不聽，而要聽也聽不到的運動場上扮演，可是缺氣而且全無益處的。要演西洋的戲劇，則造成戲劇的空氣便是演劇者第一的目的。倘於造成戲劇的空氣這一節遭了失敗，則縱使在北京大學紀念日這一天，使西洋的最高明的優伶來演劇，也一定不免於失敗的了。這不但大學生諸君爲然，許多扮演西洋作品的人們，也似乎多沒有留心到這一點。

三

然而有一件例外的事，是新近燕京女校學生諸君在協和醫學校礼堂扮演的戲劇；所演的是沙士比亞的「無風起浪」這一篇喜劇。這和大學生諸君所演的「黑暗之力」這一類Drama比較起來，實在是輕易而且無聊的；但是和女學生諸君的藝術相比較，則大學生諸君的藝術，可不能不說是比傀儡戲尤其無聊的了。第一，是女學生諸君似乎已經忘却了模仿優伶的模樣。這或者是女學生諸君並沒有大學生諸君似的見過較多的無聊的優伶，所以模仿優伶的樣子這一種誘惑，因此並不强烈，也未可知的。總而言之，女學生諸君是自始至終，人似的上了舞台，用了人似的聲音說了話。扮作男人的幾位，較之彷彿男人，却更在表出Drama中人物的性質的一種努力，也分明的可以看見。看了這演劇，要我們想像出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動得像山上的激流，在喜悅，在悲哀，都沒有限量，愛好音樂，而充滿着美，而且熱情的意大利人來，那固然是完全不行的，然而在舞台上扮演的人們，是愛好眞藝術，想竭了自已所理解的能事，將他表現出來，却是毫無可疑的事。還有，女學生諸君將自已演劇的處所，不像大學生諸君似的做成大學的運動場，做成出賣菜蔬魚肉的市場模樣，而做成了眞像演劇的性情了。凡是要造劇場似的空氣，第一必要的是美的音樂。這一節，女學生諸君彷彿是最爲了熱的。那唱歌，也就像大抵的中國人唱西洋作品一樣，簡直是不足道；然而演奏Organ的人，却是第一流的藝術家。那Organ，即使說並非單是那學校的，而是北京的寶物，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在東洋，還沒有聽到過這樣好的Organ呢。女學生諸君憑了這Organ以及美的西洋的音樂，造成了劇場似的空氣，將美的難忘的藝術的印象，給與我了。這是我所極感謝於女學生諸君的。

臨末，並且希望大學生諸君也學女學生諸君的榜樣，不再將演劇的處所做成出賣菜蔬魚肉的市場，而能夠給人以劇場似的印象。而且希望在將來不多久，男女的學生諸君能携着手爲了在中國的戲劇的眞藝術盡心。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作。魯迅譯。）

劇本

少年同盟

（伊卜生名著）　巫啓瑞譯

第一幕（續）

孟生：可是——我們既然談到這件事——我當明白告訴你，張必連所做的事，都不是出於自動的。不是的，先生——全是由老闆特站在他背後主使的。

斯太戈耳：許多地方的人都這樣告訴我。我真不解竟有一個信仰自由者像他——

孟生：闆特？你承認安得闆特是一個信仰自由者嗎？自然在他早年未得志的時候，他曾向大家說過他信仰自由主義。後來他繼承他父親做國會議員了。上帝呀！什麼事都是世襲的那有什麼自由。

斯太戈耳：我想定有方法可以免除所有這種種惡習。

亞斯拉森：是的，真可恨，斯太戈耳君——只看你能否把他們剷除淨盡！

斯太戈耳：我不是說我——

亞斯拉森：是的，你！你正是這個人。第一，如一般人所說的，你有演說口才；第二，你更有一枝銳利的筆。此外還有我的報紙可以完全供你的驅使的。

孟生：要做便須趕快。離初選期只有三天了。

斯太戈耳：假使你果然當選，你個人的利益不致因此受損失嗎？

孟生：我個人方面自然要受損失的；但是犧牲了個人而有益於社會，我當然該拋棄個人的利益。

斯太戈耳：好極。我看出你心中已有一種黨見！我看得很明瞭的。

孟生：我是傾向於大多數的少年進取派的。

亞斯拉森：哼姆，哼姆！留意好細！

（登尼爾愛笠由天蓬走進；他向四面略一探視，走近前來。）

愛笠：請借我一條凳，因為我要到那邊去休息一回。

孟生：這裡的凳子全都緊緊的，你看；你就坐在這桌旁不好嗎？

愛笠：這裡？坐在這桌旁？啊，樂意的。（坐下，）好朋友，親愛的朋友！我相信這是香檳酒。

孟生：是的；你願意和我們飲一杯嗎？

愛笠：不，謝謝你！闆陀孟夫人的香檳酒——好，我也來陪你們飲半杯，如果有空杯在這裡。

孟生：巴先，快去拿一個杯來。

巴先：啊，亞斯拉森，你去拿一拿。

（亞斯拉森走進天蓬。默然少頃。）

愛笠：不要讓我妨礙了諸位先生。我無論如何不願的——謝謝你，亞斯拉森。（向斯太戈耳鞠躬。）一位面生的人——新到的！我可以得到和我們的法界明星談一談嗎，斯太戈耳君？

孟生：不錯。（介紹他們。）斯太戈耳君，登尼爾愛笠君——

巴先：資本家。

愛笠：前資本家，你應當說。如今全用光了；而且是由我自己手掌中滑脫出去的，若這話相配。並不是我已破產——有好處的，又要再想起那事。

孟生：趁泡浮在水面的時候喝吧。

愛笠：一切無非鄙卑奸詐的手段——我不多說了。然而可自信這不過是暫時的。等到我認事了結，手頭清閒的時候，我不久仍當回到稻神雷那特老狐的舊路上。我們且喝一杯祝賀酒——你願意嗎？

斯太戈爾：我要先知道你所說的稻神雷那特老狐究竟是誰。

愛笠：嘻——嘻；你大可不必局促不安。你目然不會疑心我是暗指孟生君。沒有人非難過孟生君擺稻神架子的乃是張必連伯拉斯博，我親愛的少年朋友。

斯太戈爾：什麼！談到張錢的事張必連是不能受指責的。

愛笠：你這樣想嗎，少年朋友？哼姆；我不多說了。（移近。）二十年前我的錢真是算也算不清的。我父親死時曾遺下一樁很大的財產。我想或者你已聽到人們談起我父親的事，不曾嗎？老亨斯愛笠？當時他們都叫他黃金亨斯。原來他是一個船主：在海港封鎖期中，他賺了不少的錢；他的窗格門柱全鍍上金邊；可是這是雲而無損的——我不多說了；因此他們所以加他一個黃金亨斯的徽號。

亞斯拉森：他曾把他的烟筒鍍上金邊嗎？

愛笠：不；那不過是筆耕生的騙術；你還沒有出世就發明了。但後來他亦浪費金錢，如今我亦和他一樣。譬如我遊歷倫敦的故事——你不曾聽見我的倫敦旅行嗎？我帶了一個太子的扈從。你真不曾聽見這件事嗎？我在文學科學身上花去的錢！和想發展才能，出人頭地，花去的錢！

亞斯拉森：（起立）好，再見吧，先生們。

孟生：什麼？你要辭別我們嗎？

亞斯拉森：是的；我要伸一伸腿。（走出。）

（未完）

小說

年的歷史

丹麥　安特生　著（續）　王星漢譯

『在上面那個老人是誰，我很疑惑？』麻雀們說。

『我知道』，一個很莊重的老『烏鴉』回答說，他棲在一架鐵笆上，他是十分的自己謙卑，知道在這物的跟前他們都不過是些小小的鳥兒，所以雖然和些小麻雀們說話，他亦不傲慢在全知的眼前來誇張他那點點鄙陋的知識。『我知道這個老人是誰。他是「冬」——就是去年的那個老人，他并不死，像歷書上所說的那樣；不，他是「春太子」短時間的一個代治者，他不久就要來了。不錯，「冬」掌着權是等候着有某一時期要到！嗄！現在你們明白了麼，你們這些小東西！』

『是呀，這就是方才我所說的那個道理』，這些最小數而且又最年青的小麻雀答道。『歷書這東西，不過僅是人類獨創出來的一種東西，——沒有自然的根據，他們最好讓我們來作這個，——我們麻雀們的管轄，比他們的技巧而且又伶利的多啦！』

一禮拜過去了，第二個亦快要完了；樹林還仍然是那樣幽暗無光，冰凍的池沼看來又暗又重像鉛板一般，雲彩——不，雲彩倒不是，簡直是潮濕的冰冷的水汽，——呆滯的動也不動的籠罩着山野景物，成羣的烏鴉黑越越地一片飛過去，但靜悄悄地；連一聲的「歷」聲也聽不見了。這彷彿是一切的「自然」都睡了。忽然太陽的一線之光平射過池面，他在那裡笑了，顯出彷彿和熔化了的鋼一樣，平地上和斜坡上所披的雪製的外套上都迸出數不過來的非常罕見的小火星來，但是雖然這灰白樣子的「冬」仍然在物裡昂然不動的坐着，很很地注視着南面，彷彿是不大留意他那雪的地毯，好像要沈陷到地裏去的樣子，并且這場那場嫩綠的小草芽，欣欣地射出，活躍地為生命忙着，吱吱的叫喚着的麻雀們。

『Quivit! Quivit! 一點兒不錯，他夠於來了，是「春」。

『「春！」這個快活的聲音又越過田陌草原從淡墨色的樹林裡回響過來，在那裡有很好的苔生長著，新鮮而且翠綠從身幹直到枝椏，現在從太

陽光滿照的南面，經過牢中飛來了頭一次到的鶯燕，每個在他的背上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孩子；一個是男孩，別一個是女孩兒。他們吻了吻地，在他們落下來的時候，他們的脚步安放在那裡，那裡便從雪的底下放出花來，他們倆手把着手的走向那個冰似的老人，「冬」，很親熱依附着他的胸膛，但是看嘛！他們三個一齊的都不見了，山野景物亦同他們一塊兒不見了，只是一團濕浸浸的濃霧籠罩了一切，茫茫地空氣又明亮了，風颼的很厲害，從他跟前，把一切的霧汽都驅逐去，太陽射出這樣暖和的光來！「冬」老的「冬」是去了的了，「春」的可愛的小孩們，已經坐在這一年寶座之上。

『阿！這纔是我所說的「新年」的日子啦！』麻雀們這樣宣說。現在我們有了權柄與自由了，可以報答那嚴厲的老的「冬」待我們那樣的慘酷。

無論在那裡只要兩個小孩子一走到，這綠的花蕊便馬上從樹和灌木上射出來，草亦長的高了，嬌嫩的綠的發子染得青葱葱地顏色，這位小處女環圍着伊揚撒起花來來，伊有這許久的花朵，雖然伊無論怎麼的往外拋擲，但伊的衣裳裡仍然是滿滿的。當伊快走的時候，伊完全擺一陣像雪般的花雨景經過了蘋果樹和桃樹，雖然伊們還沒穿上葉的衣服，然而已經打扮得花簇簇地了。伊拍着伊的雨手，他拍着他的兩手，於是小鳥們都飛起來，他們也知道是為什麼一個和一切都吱吱地唱起來，唱道，『春來了！』（未完）

雜感

作人

評「譯日文法」

在南方的一個友人遠遠的寫信給我，叫我代買一本「譯日文法」，我買來了之後畧一翻閱，却出了一大驚，因為末葉上有這樣的幾句話：

板權者概以法律解決專此聲明

我看了這嚴重的聲明，當然決不會再去妄想在老虎頭上搔癢，妨害著者名譽或侵害本書板權，自討苦吃，但是對於書的內容却禁不住要說一兩句話。我深望這些閑話不會影響到書的前途，不過這也不能十分顧慮到了。

「譯日文法」的內容，與以前的「日文閱書捷訣」十九相同，疑是一人所作，其誤謬亦大抵相同。「譯日文法」中有許多例句，都為日本文所無，如第十四頁云，

覺悟アリド奮鬥ギリ

又第十三頁云，

私モ作ク工爾モ作ク工

倘若只有一處如此，或者可以說是為手民所誤，但是「閱書捷訣」的第二十八及二十則裡也是如此，可見並不是印刷的錯誤。這種文章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話，或者在 Chinpun Kenpun 的「唐人的嚕語」裡邊能夠找到罷？

又第十八頁云，

願ヲ請ケル大

這一句也不成話，倘若是說「勿請願」，應作「請願スル力」，因為「請願」一詞本是日本的新名詞，訓讀時亦作 Kohegu，如照「譯日文法」這作 hegi O negu，意思是說「把願望說出來」了：

願望可以押欺，未免太是奇怪了。

第十七頁云，

余八汝，行杖ヲ借リタイデス

上半是古文，下半是現代語，也不能連用。此外如「將看書」乃作「書ヲ看ム」，一本書乃作「一枚」，在何處乃作「ドチラ」，這類的錯處還多，不過比較的已經算是小節，可以不必列舉了。

總之我對於這一本書有這四種不滿意的地方：

一　「三天」成功的辦法，在學問上絕對的不可。「和文漢讀法」比這些書還要整齊一點，然而近來教日文的人也不再用他了，因為即使這些了也只能夠去把知譯的「出師表」之類重譯過來能了。

二　三十二頁的書賣大洋二角五分，價錢太貴。

三　謬誤太甚。

四　離明太近於恫嚇。

當「日文閱書捷訣」出版的時候，我曾做過一篇雜感「三天」，登在晨報上，其中有這樣的一節，現在再錄在下面，以供欲學外國語者之參考。

「在現今奇跡的時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無可依賴，也沒有什麼秘密真傳可以相信，只有堅忍精進這四個字便是一切的捷訣。」

晨光　第一卷　第三號

中國文學的批評方法　王統照
聯邦與割據　高一涵
社會改良主義者之悲哀　李春濤
中國農民生活的變遷及將來的影響　高文伯
女子參政運動（續）　汪清瀚

詩

雪夜雜詩五首（劍禪）回憶（劍禪）雪後的公園　靈我女士）京漢火車中作（靈我女士）田野詩代　幾幾遷夫有序（夢雲）小詩六首，荷花缸裡，伯千佛山巔，（隋慶生）伯恩斯基情詩之一，（少談恩斯記愛基恩之一節，功德的勝利，（一）漢（劍禪譯）

譯而不有的「有」元論　羅承烈
印度女化過去及其現在　吳家鎮
唐風集研究　伍劍禪

書報批評

新俄國游記　劍三
文學概論？　劍三

葛來明兒考拾靈考本書資本主義入的由來　王統照譯
考非哲學的感想　丘成章

定價　每本二角五分郵費酌加
總發行所　北京中國大學晨光雜誌社
分發行所　南池子新知書社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虹紋季刊出版預告

——要目如下——

▲小說

世界最可愛的玫瑰（丹麥愛德生）
繡人的起源（印度傳說）
魔杖小孩的星夢（英國迭更司）
露露（丹麥安徒生）
松樹
夜雨
老博士的死
他的宗教
鬱塘女
再來一次（德國尾采）
淚中的慰安（德國哥德）
秋心靈之花
孤獨者的琴弦
那裡去了

▲評論

周作人的詩
證了「湖畔」以後詩的自然論
除日填多不佞戰

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行

每冊大洋二角

總代理處天津城西直一中學出版部
天津虹紋社啓

尚志學會叢書　審判心理學大意

一冊六角五分

德國 F. marbe 著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
及其興衰之經過
內容學為應用心理學
尚無一致的定論
此書共分八章
第一章現象同形性之巨大
第二章多數考性之定義
第三章共犯罪之可審判
第四章以殺人為目的之
第五章共謀犯罪之可審判
第六章足資審判之參考
第七章心理學與法理之關係
第八章心理學與測驗法
第九章心理學與診斷法
第十章分析法與討論法
第十一章各種心理學之應用
第十二章夜間夢之解釋
第十三章睡眠與夢之關係
第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二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三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四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五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六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七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八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一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二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三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四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五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六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七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八章夢與記憶
第九十九章夢與記憶
第一百章夢與記憶

趙景深　朱旭光
于庚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晨報副鐫

一九二三年第三號

特載

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

△國會議員聽者
△地方當局聽者
△全國國民聽者

張耀翔

（續）

第五問　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嗎？

結果：反對宗教者得五百五十五票，佔全體合格票數百分之六十九；贊成者二百四十六票，佔百分之三十一。

此外尚有相信某種宗教獨有存在之必要者，十二票：

孔教獨有存在的必要……五票
佛教獨有存在的必要……四票
「看他是甚麼教，然後斷定」……二票
「宗教有存在之必要，但是不信基督教和天主教」……一票

主張廢除其中之一部分者，二票。例如：「不必存在其儀式。」

「宗教對於無教育的人還可存在，」一票。
「我在可以存在，將來可以取消，」一票。
設法代宗教者，二票。例如：「美育代宗教。」

不能斷定者，十票。

不明瞭答，則有「信道教的」，「四川唐公所傳的辟穀法」，「廢除公宗教，提倡個人的」等六票。

怪答則有「文學」，「夫婦」等五票。

第六問　中國有許多不良的風俗和習慣，你覺得那一樣應當首先改良？

結果以關於婚姻者爲最多，有百零六票；纏足次之，八十票；迷信又次之，五十票。茲將各種答案分類列表如下：

1 家庭	共一五一
婚姻（未特別指明）	六十
多妻	三四
早婚	一〇
夫權	一
買賣式的婚姻	一
舊家庭制度（其中六票指明爲大家庭制度）	四五
2 衛生	共一一八
鴉片	八〇
吸煙（其中五票指爲鴉片煙）	一九
不清潔	一一
吐痰	四
衛生（未特別指明）	三一
嗜好品	八
3 操行	共七九
虛僞欺詐	一〇
私心	一〇
守舊	九
不守時刻	八
懶惰	七
淫，嫖	五
人心（未特別指明）	四
愛錢，好名，好利	三
失信	二
結黨	二
「隨便」	二
奴隸習慣	二
鴉人	一
說大話	一
「出風頭」	一
賄賂	一
依賴	一
女子不能獨立	一
不負責任	一
賤視奴婢	一
嫖外	一
無同情心	一
學生在校外之行爲	一
崇拜古聖賢	一
看牌	一
「虛架子」	一
4 男女	共六八
男女交際不公開（其中四票指明爲男女授受不親）	三四
男女不平等	二八
戀愛不自由	六
吐痰	共五八
娼妓	三五
官僚	一
軍閥	四
兵	四
盜	二
游民	二
腐敗人物	一
資本家（打破）	一
「貧富不均」	一
6 禮節	共三九
婚禮	一五
舊式禮節（未特別指明）	一〇
喪禮	八
無謂的應酬	四
叩首	一
慶祝生日	一
7 教育	共三八
教育（未特別指明）	二三
教育不普及（其中二票指明爲女子教育不普及）	五
民智	二
私塾	二
家庭教育	一
早婚教育	一
體育	一
平民教育	一
男女分校	一
學校罷課	一
8 經濟	共三二
奢華，浪費	二〇
私產	四
工廠（未特別指明）	三
生活程度	二
實業	一
承繼權	一
車夫生活	一

9裝飾……共一九
服裝（其中二票指明爲長衣，一票爲奇裝異服）……九
剪髮……五
留辮……二
留鬍鬚……一
穿耳……一
女子擦脂摸粉……一
10政事……共一〇
路政（其中一票指明爲馬路）……三
政治上不良運動……二
『政治思想』……一
治安警察法……一
市政……一
女子無參政權……一
『無政府』……一
11雜類……共一〇
戲曲（其中一票指明爲賣淫）……四
語言……二
教堂（廢去）……一
廟宇……一
公共厠所……一
軍閥、大炮……一
12怪答及含糊答，例如：『團體』，『太多』，『不平等』，『萬善情爲首，萬惡財爲先』，計二十票。

吾人對於得票較多之答，固當注意；對於得一二票之答，亦豈能忽視？蓋無論何答，皆係答者個人由千條萬緒中，捨棄一切，而獨提出之者。一票答，如『賤視奴婢』，關係人道，不改良，或將變成如古羅馬貴族平民之戰爭；『各機關的閑員』（答見第八問），關係國家財政，不改良，中國困貧將不知伊於胡底。他如『無謂之放炮』，『遮羞忘影』，『不負責的言論』，『無定時之除蝇』，各有獨到之處，概予記載。（未完）

小詩

年的歷史（續）

丹麥　安特生　著
王星漢譯

這正是一幅好看的圖畫！許多的有了年紀的主婦，一個個地在伊自己的門檻那塲踏着在這快愉日光之下，看着這金碧輝煌的花朵燦爛如錦的在草地上，正好像在伊的年青的時候，茲且覺得是這世界又變成如年青的了。『一定是很快樂的呀！若是今天出外去。』於是伊便這麼說。

樹林仍是半褐半綠的顏色，花蕊一個跟一個慢慢地放開，但車葉草（用以爲酒中香料者）已經是十分的新鮮和繁茂了，充量的鋪展起來，紫羅蘭一球一球地結成了團，小兒葵，蘭香，還有牛唇等等一齊都抬起頭來，並且所有一切的草葉片的小草都有着他自己的衝衝向榮的氣概。美麗的染油的地蹠用草根製成在這上邊坐下這兩位可愛的『春』之小孩，緊緊環互相把着手，唱歌，嬉笑，瀰瀰的長大。

一陣的細雨從天上落在他們，但他們并不在意這個，和平的兩點，正和他們自己的快活的淚相溶化。新娘子同新郎相親吻，看哪！樹林裡在這時正進射出充滿了的陽氣，趕到太陽第二次出來的時候，一切的樹木，都披上綠的衣服了。

手把手的過來新結婚的一對在綠蔭之下：這裡只有浮動的日光和變幻的雲影來點綴這不變的綠痕。像虞女般的清潔，香料的芬芳，都住在那些可愛的葉片上，清澈的，明晶的，活潑的流蕩着的晶這條銀色的小溪在綠茸茸的草的中間，從放星光的小石子堆成的棋盤上溜過。『比什麼都美，永遠不死，永遠不會衰敗啊！』——彷彿這樣的去謳歌『自然』社鶯和有天靈鳥都唱着『春』的歌，享受着『春』；并且還有，這時候楊柳用伊們的花巴高罩起羊毛似的面紗來。伊們是這樣的可厭的小心與精密。

這樣地一天一天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現在有大量的熱彷彿是要從天上落下來；空有密氣呼吸的波浪經過殺地，那裡已從綠色變成爲金黃色了，在樹林當中的池裡北方的蓮花，和白的水百合都伸張出大的葉子來，平屬的向着如鏡的水面，魚們只在這裡着他們的蔭涼。在這樹林最熱的一面，太陽正照着一間小草屋子的窗，烘焦了玫瑰花瓣也正在裂開口歡迎他。在那裡櫻桃樹上正負着一身多汁的被太陽給晒熟了的黑色的像球大小的果子，——那塲坐着一位美麗的婦人，就是這同一個人我們曾看見伊的曾經是個可愛的小孩，快樂的新娘子，伊正在注視着慢慢地往一塊兒堆積的雲彩，像山的樣子與顏色，沈重的暴黑的雲彩，從三方面往一塊積攏，他們愈高愈高地在天空中升起來，趕到後來差不多像海的大小的一塊，很不安的漂浮，結成非常的沈厚，靠着樹林越過，在那裡各樣東西都被撫在一個柔順的靜默的狀態中。突氣一陣地亦不吹動，沒有一個葉子沙沙地作響，沒有一個鳥兒敢於引吭一歌；一切的『自然』彷彿是等候着很可怕的希望。當這時候大街上徑上都很快的掃乾淨了，每個過路的人或是坐車，騎馬，或者徒步的，都很快的走到有遮蔽之下。最後天忽然一亮，這好像似太陽於出來一秒鐘的光來，眩耀奪目的烘燒着，後來便黑漆漆地了，一種深沈的隆隆之聲爆裂來了，水急切的湧流下來，暗一回亮一回，靜寂一會，雷鳴鳴的鳴一會，急切的不斷變化。穀子和草都被打倒在地面，彷彿是不能再爬起來了；忽然雨減少了，只是一滴一點的下落，太陽放出光來，葉片合葉上都有着整百整千顆珍珠在那兒發光；鳥們唱着歌，魚跳躍到水面上，蚊蚋亦起來舞蹈，并且在那邊在一塊被水冲洗過的石頭上，『莫』他自已在那兒坐着，在他那剛成年的模樣，有堅產的肢體，滴瀝溫的頭髮；彷彿剛從清水裡洗澡出來，坐在暖和日光之下晒乾。

誠然的，一切的東西都重新一過了，所有的生物都快樂，康健，并且美麗；這是夏天，暖和茂盛的夏天。

最甜美的最活潑是習習的風波從金花菜地吹過，蜂們都在這地方嗡嗡地飛，營營地鳴着，在那裡古時紀丹麥的王子，武士們，和貴人們常常地來聚會；但是在現在這種荊棘類小植物，已圍繞着祭壇的石頭叢生過來，那石頭被這番刷洗，在日光中反射出亮晶晶的光來；并且在那一個地方女峰王帶着伊的蜂飛過，貯藏起伊的蠟，作甜美的蜜。沒有一個人看見除去『夏』同他的妻；他們强壯而康健，喜歡這正午的太陽；對他們的是那麼異教的祭壇，有一次曾用人類的血演過，現在已經是清白無罪站立着，成了『自然』的對於伊的上帝的供物了。

黃昏時候的天色發出像金一樣赤紅的光，所有大禮拜堂的尾頂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一件的富麗與莊嚴過，銀灰色的月亮，管領伊的美麗的時候，是在晚霞與晨曦之間，這是夏天了！

一天一天一禮拜一禮拜地又過去了。現在收穫者的尖利的鐮刀在穀地裡放出閃閃的光芒來，蘋果樹低降下他的枝連送出紅的黃的物他所載的貨；蛇麻們吐出他們的香氣，垂下來他的大夢；在榛樹的枝下，枝上帶着沈甸甸地果實，坐的是『夏』全他的妻嚴肅而且呆板的看着。（未完）

劇本

少年同盟

（伊卜生名著）
巫啓瑞譯

第一幕（續）

愛笠：（微聲說）他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正和其餘的人一樣的威風的，嘻嘻！我曾把他送進專

門學校讀過一個足年的書，你知道嗎？

斯太戈耳：確實的嗎？亞斯拉森曾在專門學校讀過書嗎？

愛笠：像小孟生一樣。他一點本領也沒學到；也像——我不再說了。所以不得不叫他退學；他又養成一種嗜酒的惡習慣——

孟生：但是你已忘却把關於張必連的事告訴斯太戈耳君了。

愛笠：啊，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當我父親顯達的時候，正是那位老張必連倒霉的時候——即是現在這個張必連的父親；因爲他亦叫做張必連。

巴先：自然；這裡事事都是家系世襲的。

愛笠：維持在社會上的體面——我不多說了。所有錢幣交易和買空賣空的投機事業他都加入，又加以揮霍無度，所以到了一千八百十六年前後，一敗塗地，便不得不出賣田地了。

斯太戈耳：你的父親承買嗎？

愛笠：我父親出價承買。以後呢？我自己當家了；我利用這一大宗家財，力謀增加——

巴先：那自然。

愛笠：祝你健康，我的少年朋友！我利用家財力謀擴充的意思——是疏通森林，及其他等等。過了幾年來了一位雷那特生人——指現在這個而言，——於是他竟抵賴這個契約！

斯太戈耳：但是，我的親愛的愛笠君呀，你必是很輕蔑他的。

愛笠：不是這般容易的！他曾宣言什麼虛僞俗禮早已不爲世人所重視了。而且那時我適逢發生一種困難，那種困難我固認爲是暫時的，後來竟變成永久的了。你要知道，在今日這個世界，一個人沒有大資本能做什麼事？

孟生：你這話眞是至理名言！然而有些地方，縱使有了資本，也一樣的不能有大作爲。這是我親自經歷過的，即使我的天眞瀾漫的小孩——

巴先：（擊桌）嗄，父親！倘若我帶了生人在這里！

斯太戈耳：你的小孩，你說？

孟生：是的，就拿巴先做個例吧。或者我沒有給他一個好教育？

愛笠：一個三重的教育！初始是大學；其次爲繪畫；再次——那是什麼？——是個工程師，不是嗎？

巴先：正是。

孟生：不錯，他是的；我可以拿他的文憑來證明的！但是誰包辦這城裡的工程？誰建築地方上的馬路——尤其是最近二年間？外國人，無論如何只是別地方的人——總而言之，一班沒有人明白他們來歷的人！

愛笠：是的，這類事，確是一個大恥辱。即如去年新年的時候，儲蓄銀行有一個經理的缺出，他們故意不用孟生，單選一種只曉得——（作諧聲）——只曉得收他自己荷包口的人——這種事我們高貴的主東決不屑做的。每逢有要職出，都是一樣的被那派人攫奪！永遠輪不到孟生——常常總是另一班人得關人們的信任。但在羅馬法裏面，這固然是公民的權利；今則被少數權要蹂躪，不管是公民會權力的大破產。說來眞可羞！祝你健康！

孟生：謝謝！我們且談談別的事——你的謠事情形怎樣了？

愛笠：既然懸而未決；我此刻亦不必說他。這件事眞使我受盡苦惱呀！下星期我將招集市會把這案提交仲裁所解決。

巴先：聽說你有一次曾自己招集仲裁會議，的確的嗎？

愛笠：我自己？有這回事的；却是我並沒有到堂。

孟生：說，說！你沒有，嗄？

愛笠：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的：因爲要過一度河——正是那不幸的，過巴先橋的那一年——可是行至半中，橋忽然蹶的一聲陷落下去了——

巴先：眞可厭呀——！

愛笠：請你平心靜氣的，少年人！你不是開頭第一個拉斷了弓的人。事事都是世襲的，——我不多說了。

孟生：呵呵呵！你不多說了，嗄？好，既不說，那末喝酒吧！（向斯太戈耳）你看，愛笠的舌不受拘束，有話便說的。

愛笠：是的，言論自由是我們公民唯一的權利。

斯太戈耳：無奈法律偏要限制這個言論自由。

愛笠：嘻嘻！我們懂得法律的朋友的口是專做敗人名譽的事的嗎，嗄？請平心靜氣，我親愛的朋友！我是一個飽經世事的人，且讓我告訴你！

斯太戈耳：特別在誹謗這件事嗎？

愛笠：請你原恕，少年人！你的憤怒正足以表現你的心地忠厚。我私訴你的不在場的朋友，雖不應當，然實由於老年人口直，千萬不要介意。

斯太戈耳：不在場的朋友？

愛笠：我自然不是攻擊他的兒子——亦不是他的女兒。而且倘若我誹謗張必連的名譽——

斯太戈耳：張必連的名譽？你所說我的朋友就是指張必連家嗎？

愛笠：是的，難道你不曾拜會過你的寃家嗎？

巴先：拜會？

孟生：什麼？

愛笠：喔，喔，喔！我濫漏了人家的秘密呀——！

孟生：你常常到張必連家去嗎？

斯太戈耳：糊說！一種誤會——

愛笠：這是我無意中失言，實在抱歉。但是我那裡知道這是一件私事呢？（向孟生）而且你亦不要把我的字義太作狹義解：我所說的拜會，不過是一種習俗的應酬罷了；所談不過些客套話——

斯太戈耳：我告訴你我實在未嘗和那家人交換過一句話！

愛笠：的確嗎？第二次又過看嗎？我知道你第一次去他們都不在家。

斯太戈耳：（向孟生）只因爲我要替我一個基里生的友人轉遞一封信——並無別的意思。

愛笠：（起立）假使這又不算一件大恥辱，我寧願上吊死了！一個少年人當事業發端的時候，他不求上進，甘心卑躬屈節，奔走權要的門，向他搖尾乞憐——我不多說了！然而那自負通達世情者偏說是不在家；一次，二次以至於……總是托詞說不在家——我不多說了！（憤激）這眞算絕無僅有的大侮辱！

斯太戈耳：啊，不要管那些閒事。

愛笠：不在家！然而他却逢人便說，公正的人去訪謁，他是常常在家的！

斯太戈耳：他說過那話嗎？

愛笠：這不過一句空話。孟生君去訪謁，他亦是一樣的不在家。但我想不出爲什麼他憎惡你這樣甚。他確是憎惡你；你想我昨天總見什麼話？

斯太戈耳：我不願意曉得你昨天聽見什麼。

愛笠：那末我不說了。而且那番話亦不足使我驚訝——我指張必連口中說的那番話。我只不明白他爲什麼來了要加一句『煽惑人心者』。

斯太戈耳：煽惑人心者！

愛笠：你既然要欲明白這個意思，我現在不妨直捷告訴你，這個「煽惑人心者」及「圖徼幸者」是張必連送給你的徽號。

斯太戈耳：（躍起）什麼！

愛笠：圖徼幸者及煽惑人心者——或煽惑人心者及圖徼幸者；我亦不必按照次序說了。

斯太戈耳：你親自聽見的嗎？

愛笠：我？假使我在那裡，斯太戈耳君，你相信我定要替你辯護的。

孟生：你看，那裡做什麼——

斯太戈耳：這老賊胆敢——

愛笠：來，來，來！不要動怒。這不過一種假設之詞——一個無傷害的小小戲體，我深信無疑的。明天你專專來求我解釋；因爲我想你要去赴那大宴會了，不是嗎？

斯太戈耳：什麼宴會我來不去。

愛笠：尊門訪偶了兩次不能得一東隅——！

斯太戈耳：婦人必者和同後幸者！不知他心裡作何感想？

孟生：聽那裏！說鬼話——！來，巴先。（同巴先走出。）

（未完）

論壇

看了阿博洛展覽會的感想

錢稻孫

阿博洛學會借新年的機會，在西城輔教寺平民中學開了個小小的展覽會。我聽著阿博洛學會的一人，却不是美術家，也沒有出品，他們很熱心的忙布置，我却一些也沒有顧問。他們會開成了，叫我去看，我纔像開看了一回。我現在將昨日看了阿博洛展覽的感想，寫着目次寫出幾條來求大家的指教，作者的糾正。

王月芝是從小在日本，沾染日本青年的美術趣味頗深；他的特色在筆觸的活潑，色彩的强烈。他的畫都是熱烈的表現，剛强的主觀；可是他的工夫是很有根底的。兩幅的裸畫和一幅的裸體女，都是確守繩墨的所產，決不是躁的寫蹈的人。自畫像兩幅最能表見他的個性：一幅是對鏡自作，你看他雙筆觸着畫面，便將他一巳的性情，活潑描寫出來；幅有書案自巳書像，纔真能畫像；還有一幅題名曰「夢」，是和他巳故的未婚妻合像，他房裏有張照片，這幅畫是借這張照片，來描寫她的悼亡的幽情，他把一腔綠蔭映在那人面上，使他在深愛的表情之中，現出悽然的青色綠色，這是照片上所不能見的。目錄上沒有載的「中央公園」一幅，天光樹稍，都只有樣筆費抹，所惜樹下過路與夫路上兩人，不免有些缺陷。

王子雲是極有將來的青年畫家，可是個性執拗，在他的畫裡看得出來，而技術方面尚未有一定趨向，也在他畫裡看得出來。有極老到，極熟練的筆墨，可也有極稚弱的筆墨。「落日」小幅，有人稱讚爲西洋大畫之作，還不能如是；筆觸的生動，意興的活潑，誠足推讚爲天才的發露。「微笑」一幅，是極青研究的作品；小孩天真的微笑，是不容易畫出來的。「沉思」一幅，看去像是先有題目而後作的。

李毅士的作品，我們見得最多；他是工夫確實，周調縝密，自無庸我這門外漢來獻那隔靴搔癢的讚辭。幾筆細微的黑白畫，是從前所未見，其中自以「春宵苦短日高起」爲最。日光如幻的景象，今人起種說不出來，指名不出的感情。「可憐光彩生門戶」題目很雖表現，華麗莊嚴的景象，却用悽慘的光線來照映，把女兒裏曲，細細透露出來，必需黑白畫纔能表現得如此親切。「先農壇」我喜歡他色彩的調和，光線的正確。「我眼內的高叔達」，「我眼內的吳新吾」都是筆老法到的作品。

吳新吾的作品，也是我們最熟的朋友，雖然初次見面的作品，我們一看也是面熟得很的。他的鍾愛自然，我還沒有見過第二人，他是最好的風景畫家，「南屏暮雪」的山光，「黃浦江邊」的畫永，色彩的清潔，筆觸的瀟洒，最富於詩情。他說他不會做詩，我不敢相信。

李吳二君，我相識最久，看他們的作品也獨多，北京社會知道二君也最深；我的主義重在介紹，二君的聲譽，不應該由我來作無謂的介紹了。

夏伯鳴是精細的青年畫家。我此番是初次見他的作品，覺得他研究方面甚多，出品不很多，而幅幅有特別的方向。你看「肌色」和「黑髮」同是裸體，絕然兩途：「肌色」是極工緻，極磨琢，極柔和的作品，此次會場上再沒有推敲到如此地步的，「黑髮」便强烈的多了。「少女」也是裸體，便又圓活出神，兩幅靜物，亦復各有特趣：我覺得他最表見他研究的態度，眞是展覽會的最正當的態度。

高叔達的作品，也和我們初次見面，此次出品不多，然而個性也看得出來，他是沈靜精細一派的人，可說不是胆怯的人。筆觸推「葡萄美酒」爲最，光線推「燈光」爲最，線條推「病中」爲最。

郭志雲落落不羣，你看他取材，沒有不顯出他獨天的性情來，靜物兩幅，生意躍躍，靜物要畫出生命來，是第一原義，然而人家往往畫不出來。「九龍碑」是被這古人的色彩配合炫惑了，衝動不可遏的表現；如果北京市民，都有這種感受性，那許多破壞事業，也不會有了。

陳啓民近來在香山用功得很，所以他畫的香山風景爲多。「昭廟」是其中最動人的一幅，香山現在可畫的地方，差不多沒有了；不知他怎樣找出這麼一幅，富於色彩的風景來。「昭廟」前面的影壁，我們每去必看的，可是沒有發見鮮立脚點，畫家着眼處，畫竟與我們不同。我最受感動的是「晨光」，一股清新的生意，與人以奮發勇進的歡喜。「壁畫」的莊嚴面冷淡，有不知泰漢之感，眞能描寫今日的壁畫了。

錢鑄九的畫，社會場中迴然見得特異；他的色彩之强，王月芝都不及他。他的特色，最見於「自畫像」：眼中沒有一切因襲，但知勇往直前的去求他的生命；現代美術家，不是躲在畫房做做畫魚，講講「古色古香」，摸彷古人筆意，便是算數的，不是獨善其身，便爲高尚的。須有痛烈的批評的眼光，去看出自然的生命來。錢九的畫，都有酷烈的，嚴峻的批評，「熱鬧」一幅，把情塊一角描寫出來，正是熱鬧之中，最所忽略的一點，提出來，把世俗讚美的熱鬧，擠到背景裡面去了；「前門」也是最熱鬧的地方，你看他一片青綠的色彩，一座崇峻的城樓，孤立在黑暗裡面，悲暗慘淡的景象，儼然是極德神曲裡面的地獄；綫嚴苛刻，發人猛省。「牧羊」是極和平的景象，繪面畫來多麼沈重。「歸樵」是詩意豐富的景象，然面畫來多麼切實莊嚴。錢九！你不是尋常的畫家。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阿博洛學會很希望大家興起來，儀美術上的發展，決不爲着一些他意。此次是公開教授會和研究會成立的紀念展覽；這研究會是會員互相磋磨爲主義的，公開教授會是爲那不能受學校教育的人而設的，我們對於巳有的美術團體或組織，方歡忻敬重之不暇，毫無別種居心，希望社會上不要誤會了我們的眞意。

平民教育第五十六期目錄

周調陽　國語教科書審查中一點意見
何雨晨　我國進步依賴之發件
袁晴暄　英格蘭之學校
甘南引　社會學之地位
張叟　種族差異之研究
張璧　教育上一個問題
張璧　學校系統改革案公布後
地方教育上一個問題
通訊：學校系統改革案
附錄：
記者：

牢月一冊每冊實洋五分全年十八冊爲洋八角

郵費在內編輯兼發行者北京高等師範平民教育社

北京大學日刊

專載北大一校之學科課目設施學校行政，學生研究學術及服務等著名者之講演及世界等與社會等通信等。

供全國教育界及著述之要考。

月一角七分，外省寄三角。

惠，不收郵票。

發行處：北京大學內。

北京郵政在內。

北京大學日刊部。

價目每月先付。

▲總發行處北京花園大學
☆北京北城

晨報副鐫

一九二三年第四號

特載

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

△國會議員聽者
△地方當局聽者
△全國國民聽者

張繼明

第七問　北京地方上急當設立的是甚麼？

結果以電車爲最多，有百六十五票；工廠次之，百零七票，平民學校又次之，九十九票。詳情見后：

1 教育……共二五五
教育平民，平民學校（其中一票指明爲平民大學）……九九
公共圖書館……五九
學校（其中三票指明爲職務學校）……二六
教育機會……一四
小學校（多數）……九
講演所……八
師範大學……六
職業教育……六
社會教育所……三
工讀互助團……三
女學校……三
通俗教育所……二
博物館……二
露天學校……二
「車夫教育」……二
世界語學校……一
教育公同討論會……一
大學院……一
補習學校……一
露天閱報所……一
勞工大學……一
通俗閱覽所……一
美術館……一
貴族學校……一
「學燈」……一
女子法律學校……一

2 路政……共一九六
電車……一六五
路政（其中二票指明爲改良道路）……二三
馬路……二
路上電燈……二
清道夫……二
遊風土所……一
各種樹木……一
工廠（其中五十二票指明爲貧民工廠）……一〇七
實業機關……四
妓女謀生工廠……一
農業會……一
實業機會……一
大道燈場……一
自來水……一

4 遊戲……共四二
公共體育及遊藝場（其中一票指明專爲工人）……二六
公園……八
「不收票的公園」……四
劇場……二
大規模的市民休息場……一
新劇……一

5 市政……共四一
地方自治所……二三
良好的市鎮……一四
市政團……三
公民聚會場……一

6 衛生……共三四
公共衛生機關……二五
街道衛生……三
清潔會……三
陰溝……二
廁所……二
女浴所……一
垃圾箱……一

7 慈善……共二一
救濟貧民機關……一四
孤兒院……二
殘廢院……二
「工藝慈善所」……一
「人力車夫生活機關」……一
孤老院……一

8 政事……共一二
好政府……三
裁兵大會……二
監督政府團……一
女子參政會……一
女子參政講習所……一
女子參政院……一
「高等國民外交促進會」……一
政治改革社……一
「民政府」……一

9 雜類……共一五
男女社交公開機關……三
男女平等會……一
愛國團（恢復）……一
全國學生會……一
音樂會……一
風俗改良會……一
改良中國等會……一
地方自治會……一
職業院……一
勞動同盟會……一
崇儉會……一
勞動界的機關……一

10 非所問答，含糊答，不負責任答，以及各種怪答，例如：「平等自由」，「革命機關」，「糾心院」，「國內洛和會」，「無關我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共食堂」，「鐵面律師」等，共三十九票。

（未完）

平民韓士元著
職業教育
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小說

年的歷史

丹麥　安特生　著（續）　王星淇譯

『這有多麼興盛啊！』伊說，『各方面都祝福而且興盛，各樣事情和在家裡一樣而且快樂。并且還有——「需要」在我簡直不知是個什麼東西——我很盼望子歇息了，完全的歇息，——我不能說出來是爲什麼。看哪！他們已經在耕看田來了，愈是勤奮的人，將要愈富庶了！——阿！留神看那一羣鵝飛到那邊一條河裡，好像要跟着犁，挨及的鳥阿！你把我們從空中背到那邊去罷！好好地想一想不是是你把我們帶到這北地裡來的嗎，那時我們還是小蕊？——花是我們一塊帶來的，暖和的日光，綠的葉子，——好看的葉子，但是風用他的粗的手摸索伊們；樹木都變成褐色和黑色全南方的一樣了，但是他們沒有紋着他們那樣的金黃色的果實。』

『你所企望的說是這些嗎？』「夏」問道；『往上看看，喜歡子點！』於是他舉起鬧臂來，立刻一切的葉子都染成微紅紫和金黃色，周圍排列而立的樹，換了一種可以慶賀的衣服。玫瑰的籬笆邊上長出很亮的人血色的小果子，大一點的枝子上掛着很重的褐黑色的如球大小的果子，野核桃從黑綠的葉色等裡成熟了，落下來，還有林裡的水邊上開過花的紫羅蘭。

當這個時候這「一年的女王」長的金黃灰敗與疲倦了。『怎樣冷的一陣風阿！』伊說；『晚上有了很濃的潮濕的霧氣了！——阿！我久想我的孩童時代的家了！』

伊看見鵝們都飛去，一個個地，伊跟隨在他們後面伸出伊的兩臂來。伊眼裡瞧着這些空的巢穴，在一個巢裡頭，長着一顆長莖的穀花，看來正好像這巢專爲當他的籠笆用的似的。麻雀們跳上來，偷偷地走過去，吱吱喳喳說：『所以嗎！主人和女主人都外出了，他們不能堪受了，不但他們，風將來亦要來吹打他們的門，所以他們自己纔搬走了，眞會解脫呀！』

樹葉一步一步地發起黃來。葉片一個跟一個的落下來，可怕的風雨時常的連綿起來；這已經是晚秋了。在一個鋪黃葉的床上，躺的這位這「一年的女王」，伊的溫和的眼，死釘着那些閃耀星們上伊的丈夫立在伊的傍邊。一陣狂風吹動了樹木，於是又落下一陣葉來。——看呀！伊是去了，但是一對胡蝶，這年最末後的一對了，從這冷的空氣中飛翔過來。

（未完）

劇本

少年同盟

（伊卜生名著）　巫啓瑞譯

第一幕（續）

斯太戈耳：他那話是什麼意思，愛笠若？

愛笠：沒有一點意義——這使你難受嗎？我們握一握手，少年人！假使我這番口直心快的話損傷了你，還求請你原諒。然而你這生還要受許多激刺呢。你現在正是年少力强；正是胆大自信；正是心地誠實的。這固然是優美可愛；但是——但是——誠實是銀，經驗是金；這是我自己杜撰的格言，先生！上帝佑你！（退出）

（張必連伯拉斯博，他的女多拉和非波醫生由左入。）

闊特：（按講台上的鈴。）請靜聽林戈先生演說！

斯太戈耳：（大聲說）闊特君，請讓我先說幾句話。

闊特：等一會。

斯太戈耳：不，此刻！就要此刻！

闊特：此刻不行。請諸位靜聽林戈先生演說。

林戈：（立在講台上）太太們，先生們！我們此刻得知我們素所景仰的張必連先生知見一堂，實在感得榮幸——先生惠寄開誠布公，熱心待人，所以人人都愛戴他如同慈父一樣——他或從言論方面，或從實行方面常常竭盡心力的援助我們——一般良民爭鬥求請的，先生莫不親自接見，總之，太太們，先生們，無功在胜會有口皆碑的，現亦無庸我贅贅多言。我此刻謹代表全體三萬張必連伯拉斯博和他的家族幸福無量！祝聽他們萬歲！萬歲！

羣衆：萬歲！萬歲！萬歲！

（一時感情勃發；人們都爭先恐後的圍着張必連，他向他們表示謝意，且和站在他傍邊的那些人握手。）

斯太戈耳：此刻我可以說嗎？

闊特：可以。講台可以供你用的。

斯太戈耳：（站在桌上面。）我自己另擇講台！

一班少年人：（擁擠的圍着他。）好呀！

張必連：（向醫生）這放肆無禮的人是誰？

非波：斯太戈耳君。

張必連：啊，原來就是他，是的嗎？

斯太戈耳：請聽我說幾句話，我的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我想你們個個心中——雖然沒有唱出口——都有一首慶祝自由幸福的歡欣歌！我在你們當中不過是一個異地的生人。

亞斯拉森：不是。

斯太戈耳：謝謝你說「不是」的好意。我認這句話是一種熱烈至誠的表現。我雖然是個異方人，然有同對於諸君的痛苦，安樂，成功，失敗却具有一種極大而且極忠正的同情心的。假使我能力及的到的——

亞斯拉森：很對，很對！

闊特：不要插嘴！你沒有發言權。

斯太戈耳：你更沒有！我要取消幹事員！自由日應當自由的。少年朋友！

一班少年人：自由萬歲！

斯太戈耳：他們公然否認你們的言論權！你們想呀——他們要符合你們的口了！快驅逐這惡蟲我不是在這裡向一羣嘍口的動物演說！我要說，你們亦得要說。我們彼此應當說肺腑中的話！

羣衆：（感情愈發）好呀！

斯太戈耳：我們的目的不是在這形式上的宴會！我們希望從今以後年年的五月十七都能產生一種實際上的收穫！五月呀！這不是與花結實一年當中最有出息的一個月嗎？到六月初一在這裡與諸君相處剛剛兩個月了；到那個時候，什麼大的，小的，什麼美的，醜的，我豈還沒有看够嗎？

張必連：他說些什麼，醫士？

非波：亞斯拉森說這是地方的情形。

斯太戈耳：我覺得平民是大有希望，大有作爲的；然而同時我也看出一種暮氣已伏在有希望的胚種中，結果則這些有希望的胚種終歸於零數。我曾見許多有勇氣有信義的青年，抱急進的渴望——終久還是失敗。

多拉：啊，天呀！

張必連：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斯太戈耳：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鼓舞精神呀！過去的世界傳下一種惡勢力，一種妖孽翱翔於空氣中，把這快樂純潔的世界充滿了黑暗，痛苦！我們應當打倒那種妖孽；打倒他！

羣衆：萬歲！五月十七萬歲！

多拉：退開這裡，父親——！

張必連：他說的妖孽是什麼意思？他說誰，醫士？

非波：（快的）啊，這是說——（耳語一二句話。）

張必連：啊哈！原來是這樣！

多拉：（婉和的向非波）謝謝！

斯太戈耳：假使沒有願打碎這惡魔，我願！但是我們必定要團結一氣，同志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